



太史升菴文集六十九卷

成都楊慎著

從子有仁編輯



後學趙開美校

服妖

晉傅咸奏議云妹喜冠男子之冠桀亡天下何晏服婦人之服亦亡其身內外不殊王制失序此服妖也又按史謝尚好著刺文袴周弘正少日錦髻紅視蓋東晉南朝之人痾不特服妖而已

王儉作解散髻斜挿簪亦服妖

輕容

齊東野語云紗之至輕者曰輕容唐類苑云輕容無

花薄紗也蓋今俗云銀條紗之類王建宮詞嫌羅不
着愛輕容李賀詩蜀烟飛重錦峽雨測輕容元微之
有寄白樂天白輕容詩是也又方言檐褕曰童容而
字或作裕

纂羅考

古者女子出門必擁蔽其面後世宮人騎馬多着纂
羅全身障之猶是古意又首有圍帽謂之席帽垂絲
網之施以珠翠至煬帝淫侈欲見女子之容詔去席
帽戴皂羅巾幘而以席帽油御雨云唐永徽中皆用
帷帽施裙到頸漸為淺露開元初宮人馬上着胡帽

靚粧露面古制蕩盡矣今山西蒲州婦人出以錦帕
覆面至老猶然雲南大理婦女戴次工大帽亦古意
之遺焉

履考

古篆鳥字象鵲形以為履飭也履象取諸鵲鵲知太
歲欲人行履知方也周禮有鞮屨氏舞四夷之樂故
以革為履取其舞蹈之便至漢世搃章伶人服之唐
世名鸞靴故妓人從良詩有便脫鸞靴入鳳幃之句
崔豹云古履約纒皆畫五色秦始皇令宮人鞞金泥
飛頭鞋徐陵詩所謂步步生香薄履也漢有伏虎頭

鞋加以錦飾曰繡鴛鴦履東晉以草木織成有鳳頭履聚雲履五朶履宋有重臺履梁有分稍履立鳳履五色雲霞履隋煬帝令宮人鞞瑞鳩頭履謂之仙飛履又伏琛齊記曰青州有一種桃花盛開時採之煉以松脂遞相纏織成鞋履寄往都下人皆不辨為何物嵇含南方草木狀云晉太康中扶南國進抱香履以抱香木為之木輕而堅韌風至則隨飄而動

巾幘

詩有頰者弁士冠禮注滕薛名菌為頰今未笄冠者着卷幘頰象之所生也與服志夫人有紕繒幘古畫

婦女有頭施紕冪者即此制也諸葛孔明以巾幘遺司馬懿巾幘女子未笄之冠燕京名雲髻蜀中名曇籠蓋笑其堅壁不出如閨女之匿歲也幘音與憤同古對切今音與國同非也

綢繆襪襦

古者婦人長帶結者名曰綢繆垂者名曰襪襦結而可解曰紐結而不可解曰締

纈衣

說文纈結也繫彩繒為文也杜牧之詩花塢團宮纈元微之詩內蓋繫於纈李長吉詩醉纈拋紅網韓退

之詩碎纈紅滿杏王建詩纈衣簾裡動香塵魚玄機
海棠溪詩云春教風景駐仙霞水面魚身捻帶花人
世不思靈卉異競將紅纈染輕紗薛濤詩夾纈籠裙
繡地衣東坡詩醉面何因散纈文胡元時染工有夾
纈之名別有檀纈蜀纈漿水纈三套纈綠絲班纈諸
名問之今時機坊亦不知也

繡毼

後漢書光武紀諸子繡毼注云繡毼半臂也又云字
書無毼字當作襠慎按酉陽雜俎盜俠類有單練毼
之說練毼與繡毼同一類也毼疑半臂羽衣故字從

毼漢書作毼酉陽雜俎作毼寫有繁省也古有此字
字書偶遺之爾何必強改爲襠字又薛女都臨陣着
絳衲兩當衫亦半臂也

紫標

南史義陽王昶傳六軍戒嚴應須紫標弘明集玄光
辨惑論張魯絳帶盧循紫標南宋晉安王子勛傳子
勛初檄欲攻子業聞其已隕即解甲下標讀者多不
知紫標爲何物按晉書職官志云袴褶之制素詳所
起冠黑帽綴紫標標以繒爲之長四尺廣一丈腰有
絡帶以代鞶中官紫標外官絳標蓋戰裙之絡繫也

今畫門神將軍有之俗曰飄帶

宮衣尚窄

自漢魏六朝至唐宮中衣皆尚窄非惟便於趨承亦以示儉為天下先也觀馮緄墓石闕刻美人可見吳曹不興畫美人衣僅束身畫家曹衣出水吳帶當風唐人垂帶多飄揚而衣仍古制韓偓詩長長漢殿眉窄窄楚宮衣李賀詩禿衫小袖調鸚鵡李賀詩越羅小袖新香菡可證也嘉靖中四方婦人與男子無異直垂至膝下去地僅五寸袖濶至四尺餘時有譚詩云碧羅舞袖雙垂地籠卻纏頭無處尋亦近服妖也

金泥簇蝶裙

帝京兆悼妓詩惆悵金泥簇蝶裙春來猶得伴行雲

麝香鏤金羅

宋徽宗宮人多以麝香色為鏤金羅為衣裙元裕之詩北去穹廬千萬里畫羅休鏤麝香金

氍毹

氍毹本夷人服名上音兜下音達今人謂性劣者為氍毹

文綦

文綦綵縹綸鞞羅縢

士林詠美人足飾
縹足衣也縢足纏

開裝

京師有開裝帶其名始於唐白樂天詩貴主冠浮動
親王帶開裝薛田詩九包縮就佳人髻三開裝成子
弟鷲詞曲有角帶開黃鞞今作傲黃鞞非也

粉袍

唐人士子入試皆著白衣故有白袍子何太紛紛之
語宋時亦然冉居常詩粉袍切勿笑冬烘且踏燒殘
鼠尾蹤

饗飧

周禮注小禮曰飧大禮曰饗又曰飧客始至之禮饗

將幣之禮今之通訓曰朝饗夕飧飧如今驛舍下馬
飯饗如今下馬宴客至必夕夕食未盛故曰夕飧享
宴必以早為敬而享宴必盛故曰朝饗然飧字從夕
食今作殮訛矣

天門冬酒

外臺秘要天門冬釀酒初熟微酸久停則香諸酒不
及蔡侍郎衡仲嘗試釀之果成美醞

畢羅

朱文公刈麥詩霞觴幸自誇真一垂鉢何須問畢羅
集韻饌羅修食也按小說唐宰相有櫻笋厨食之精

者有櫻桃饅饅今北人呼為波波南人訛為磨磨

金齏玉膾

吳人製鱸魚鮓鱻子腊風味甚美所稱金齏玉膾也
鱸魚肉甚白雜以香菜花葉紫綠相間以回回豆子
一息泥香杏臍全之實珍品也鱻子魚腊亦然回回
豆子細如榛子肉味甚美一息泥如地林回回香料
也香杏臍一名八丹杏仁元人飲膳正要多用此料
○鱻子魚今京師名紫鱻魚

麩麩

干寶周禮注曰祭用麩麩晉呼為環餅又曰寒具今

曰饊子

糗糗蜜餌饅饅

楚辭糗糗蜜餌有饅饅王逸注饅饅餈也以蜜和米
麵熬煎作糗糗擣黍作餌又有美餈衆味甘具也朱
子注云以米麵熬煎作之寒具也可山林供曰楚辭
此句自是三品糗糗乃蜜麩之乾者十月間爐餅也
蜜餌乃蜜麩少潤者七夕蜜食也饅饅乃寒食寒具
也

寒具

晉桓玄喜陳書畫客有不濯手而執書帙者偶斲之

後遂不設寒具齊民要術并食經皆云環餅世疑餠子也劉禹錫寒具詩纖手搓來玉數尋碧油煎出嫩黃深夜來春睡無輕重壓匾佳人纏臂金蓋以寒具爲餠子也宋人小說以寒具爲寒食之具即閩人所謂煎餅以糯粉和麩油煎沃以糖食之不濯手則能汚物具可留月餘宜禁烟用也林和靖山中寒食詩云方塘波綠杜蘅青布穀提壺已足聽有客初嘗寒具罷據梧慵復散幽經則寒具又非餠子並存之以俟博古者

豐餽

書集謝人謁食曰昨損豐餽又曰芳飪見何曾傳

碧琳腴

碧琳腴酒名見曾吉甫詩可對江瑤柱江瑤柱醞黃也

牢丸

藝文類聚束皙餅賦有牢丸之目蓋食具名也東坡詩以牢丸具對真一酒誠工矣然不知爲何物後見酉陽雜俎引伊尹書有籠上牢丸湯中牢丸九字詩人貪竒趣韻而不知其誤雖東坡亦不能免也

餅也

飲食之侈

內典言飲食之侈曰魚鳳烹龍雕蚌鏤蛤

闔釘

食經五色小餅作花卉禽獸珍寶形按抑成之盒中
累積名曰闔釘今人猶云釘果盒釘春盛是也俗書
作闔釘非也

綠紋螺紅梁醞

煬帝在揚州遊鷄臺恍惚與陳後主遇以綠紋螺酌
紅梁醞共飲請張麗華舞玉樹後庭花一曲

此白日見鬼也

化益玄醴

延篤與李文德書曰吾食赤烏之麩麥飲化益之玄
醴折張騫大宛之蒜軟晉國郇瑕之鹽○化益即伯
益淮南子曰伯益作井

蘆酒

杜詩黃羊飯不羶蘆酒以蘆為筒吸而飲之今之哂
酒也又名釣藤酒

見溪蠻叢笑

傘子鹽

胸臆縣鹽井有鹽方寸中央隆起如張傘名曰傘子

鹽

胸臆今之夔州府萬流驛地名

凶年減膳

凶年則人君減膳白虎通曰一穀不升徹鶉鷓二穀不升徹鳧鴈三穀不升徹雉兔

茶名

紫笋顧黃芽霍神泉東碧澗山綠昌明劍明月房菜

莫寮州

茶有九難

陸羽茶經言茶有九難陰采夜焙非造也嚼味嗅香非別也膏薪庖炭非火也飛湍壅潦非水也外熟內生非炙也碧粉縹塵非末也操艱攪遽非煮也夏興冬廢非飲也臚鼎腥甑非器也

茶訣

陸龜蒙自云嗜茶作品茶一書繼茶經茶訣之後自注云茶經陸季庇撰茶訣釋皎然撰庇即陸羽也羽字鴻漸季庇或其別字也茶訣今不傳予又見事類賦注多引茶譜今不見其書

茶錄

凡茶有二類曰片曰散片茶蒸造實捲摸中串之惟建劍則既蒸而研編竹為格置焙室中最高為精潔佗處不能造其名有龍鳳石乳的乳白乳頭金蠟面頭骨次骨末骨鹿骨山挺十二等以克歲貢及邦國之

用洎本路食茶餘州片茶有進寶雙勝寶山兩府出
興國軍仙芝嫩蒞福合祿合運合慶合指合出饒池
州涇片出虔州綠英金片出袁州玉津出臨江軍靈
川福州先春早春華英來泉勝金出歙州獨行靈草
綠芽片金金茗出潭州大柘枕出江陵開勝開捲小
捲主黃翎毛出岳州雙上綠芽大小方出岳辰澧州
東首淺山簿側出光州總二十六名其兩浙及宣江
晁州止以上中下或第一至第五爲號散茶有太湖
龍溪次號末號出淮南岳麓草子楊樹兩前兩後出
荆湖清口出歸州茗子出江南總十一名又小峴山

在六安州出茶名小峴春即六安茶也

白乳頭金蠟面

北苑焙茶之精者名白乳頭金蠟面

女麴

女麴小麴也繭糖窠絲糖也石蜜糖霜也自然釀禹
餘糧也俱見齊民要術

琬液瓊蘇

琬液瓊蘇皆古酒名見醉鄉日月

飯曰一頓

俗語飯曰一頓其語亦古有之賈充傳云不頓駕而

自留矣隋煬帝紀云每之一所輒數道置頓元微之
連昌宮詞駸令供頓不敢藏文字解詰續食曰頓

蜜唧

嶺南獠人好食蜜唧取鼠胎未瞬通身赤蠕者淹之
以蜜釘之筵上盤內躡躡而行挾取啣之唧唧有聲
號曰蜜唧東坡嶺南詩朝盤見蜜唧夜枕聞鷓鴣

青精飯

杜詩豈無青精飯使我顏色好青精一名南天燭又
曰墨飯草以其可染黑飯也道家謂之青精飯故僊
經云服草木之正氣與神通食青燭之精命不復墮

謂此也

竹筍江魚

杜子美送人迎養詩青青竹筍迎船出白白江魚入
饌來用孟宗姜詩事韋蘇州送人省覲詩亦云沃野
收紅稻長江釣白魚又云洞庭摘朱菓松江獻白鱗
然杜不如韋多矣青青字自好白白近俗有似兒童
白白一群鷺被人趕下河之謠也豈大家語哉

太史升菴文集六十九卷

太史升菴文集七十卷

成都楊慎著

從子有仁編輯
後學趙開美校

精鑿醍醐

儒書以精鑿喻學精鑿皆言米也穀一石得米六斗
為糲一石五斗為穀得四斗為鑿得三斗為精精之
為字从米為義從青為聲古文作晶象三米之形尤
見意義佛書以醍醐之教喻於佛性從乳出酪從酪
出酥從生酥出熟酥從熟酥出醍醐也

君相

管子云小白為人無小智而有小慮漢高祖亦明於大而暗於小光武小敵怯而大敵勇呂端小事糊塗大事不糊塗君相之躰一也

英雄

草之精秀者為英獸之特群者為雄故人之文武茂異取名于此是故聰明秀出謂之英膽力過人謂之雄此其大體之別名也聰明者英之分也不得雄之膽則說不行膽力者雄之分也不得英之智則事不立是故英以其聰謀始以其明見機待雄之膽行之雄以其力服衆以其勇排難待英之智成之張良英

也韓信雄也體分不同以多為目皆偏主之才人臣之任也故英可以為相雄可以為將若一人之身兼有英雄則能長世高祖項羽是也然英之分似多於雄而英不可少也英分少智者去之故項羽氣力蓋世明能合變而不能聽竒采異有一范增不用是以陳平之徒皆亡歸高祖英分多故羣雄服之英才歸之兩得其用故能宅有天下故雄能得雄不能得英兕虎自成群也英能得英不能得雄鸞鳳自相親也故一人之身兼有英雄乃能役英雄能役英雄故能成大業也

寄梅事

寄梅事始見于說苑越使諸發云豈有一枝梅可寄
國君者乎又詩話載南北朝范曄與陸凱相善凱在
江南寄梅花一枝詣長安與曄且贈一詩云云按曄
為江南人陸凱字智君代北人當是范寄陸耳凱在
長安安得梅花寄曄乎

石蛙御亭

唐人送元中丞江淮轉運詩一首王維錢起集皆有
之其云去問珠宮俗來經石蛙春東南御亭上莫問
有風塵用事頗隱僻石蛙用荀子紫蛙魚鹽及文選
石蛙應節而揚葩事也御亭吳大帝所建在晉陵庾

信詩御亭一回望風塵千里昏是也今刻本或改石
蛙作右却御亭或改作衍亭轉刻轉誤漫一正之

軍中有女子

容齋隨筆記軍中有女子數事皆指一人耳按商子
兵守篇云壯女為一軍使盛食負壘陳而待令客至
而作土以為險阻及耕格阱發梁撤屋以從從之不
洽而燠之使客無得以助攻備又舊唐書云潘鎮相
距用兵年久女子皆可為孫吳是全隊用女子不止
如孫武之教習殺廷而已容齋胡不引此邪

漁樵

有瀛海之涉人晤崑崙之木客各陳風土并其物色
海人曰橫海有魚厥大不知其幾何額若三山之頂
一吸萬頃之波山客曰鄧林有木圍三萬尋直穿星
漢而無杪傍蔭八寅而交陰齊諧曰微爾漁暨樵藐
矣其稍不見吾國之大人過山海于一餉折木為策
短不可杖釣魚為泔不足克饋海人俛糜山客膠
頤齊諧忽而去矣夷堅聞而志之

余醉中題漁樵問
對圖謾志于此

刺閨

梁戴嵩從軍行云長安夜刺閨胡騎犯銅鞮刺閨夜
有急報投刺於宮門也南史陳文帝每夜刺閨取外

事分判者前後相續勅鷄人司漏傳籤於殿中令投
籤於階石上蹒然有聲隋煬帝詩投籤初報曉隋時
此制猶存也

儒臬

後漢書董仲綬智為儒臬三國志魏諷有感衆才二
人其何如人哉文子所謂徂學以擬聖華誣以協衆
莊子云使一世之人吞聲而陽服之然非心服也然
則少正卯之流何代無之孟子曰七十子之服孔子
也中心悅而誠服也世固有服而不誠者蓋儒臬之
流耳

兩癡人

唐鄭璠在嶺南象江得恠石緝米去而平理彈之有好聲輦歸滎陽費錢六十萬宋滎谷道嘗以錢三百萬買虞世南夫子廟初刻碑或談此二事有應聲曰這兩箇痴人好一棒打殺何不買百弓上水田九品入流官乎

敗棊有勝着

尹德毅之說蕭咎龍敏之獻策潞王從珂魏思溫之謀策李敬業皆奇謀也諺云敗棊有勝着惜乎當局者迷耳

資縣磨崖跋

資中一王褒也資縣之士曰吾王子淵也資陽之士曰吾王諫議也兩邑皆社而稷之磐石一趙逵也內江之士曰吾趙莊叔也資縣之士曰吾趙狀元也資陽之士曰吾趙栖雲也三邑皆尸而祝之洪雅眉州之祀田表聖綿州潼川之志蘇易簡亦然或以訊予曰是不勝其爭請子訂其是余曰無以為也其爭也君子小人斯懼矣子不見秦檜史彌遠乎子孫貴顯譜牒分明有問之曰子秦太師後乎子史丞相裔乎必蹶然不悅怫然怒矣嗚呼善善不止及其子孫又

淑其鄉人惡惡不止其身又病其子孫名教之嚴如此人其可不勉於善哉故曰其爭也君子小人斯懼矣

成都十二月市

成都記正月燈市二月花市三月蚕市四月錦市五月扇市六月香市七月七寶市八月桂市九月樂市十月酒市十一月梅市十二月桃符市

張昱輦下曲

元張昱作輦下曲皆詠胡元國俗其一首云守內番僧日念叫御厨酒肉按時供組鈴扇鼓諸天樂知在

龍宮第幾重又云似嫌慧日破愚昏白晝尋常一釣軒男女傾城求受戒法中秘密不能言前首言僧亂宮闈後首言僧亂民間也夷俗猾夏奸宄如此非我太祖一洗之天柱折地維缺矣

受戒于其中也

于飛升天

雲中之俗女子與男低幃昵愛雉經雙斃二族厚纏綵繒葬之推牛享祭擇峻領架木高丈餘呼為女棚遷尸于上曰于飛升天也

被河

揚升菴文集 卷之七
歸州之俗以麻組巨竹分朋而挽謂之被河畫譜有
展子虔鬼被河圖

擬過秦

慎弱冠歲未習舉子業而好古文每妄擬名賢之作
曾擬弔古戰場文叔父龍崖先生見而心異之袖其
稿以呈祖父留耕翁召慎謂曰吾孫信敏然場屋何
用此也爾既好古文何不擬賈誼過秦論乎慎退翌
日呈一篇旋失其稿老成滇中士夫家有傳錄之者
慎取閱之恍如夢事亦不知為已作也今錄于此以
示兒輩其辭曰有問于揚子曰孟子有言不仁而得

天下者未之有也秦以不仁而得天下矣孟子之言
其不驗乎曰秦自孝公用商鞅富強之術而關中之
力雄自惠文用離橫之謀而諸侯之勢弱自昭襄用
范雎遠交近攻之策而規取天下之計得至李斯兼
并之說用而天下皆秦矣然為臣者功成而身喪為
君者業成而國亡其強也斯所以為弱其智也斯所
以為愚嗚呼悲夫秦自始皇二十六年庚辰六王初
畢四海始一雄圖既溢武力未畢方架燄以為梁巡
海右以送日俄而祖龍魂斷于沙丘鮑魚腥聞乎四
極矣胡亥越十七兄而篡立方欲極耳目窮心志而

閭樂之戈已及于望夷矣子嬰討賊方平肉未及下
咽酒未及濡唇親賓未及盡相勞而赤帝真人已翔
于霸上矣計始皇之餘分閏位僅十二年胡亥僅二
年子嬰僅僅四十六日不啻石火之一敲電光之一
瞥吹劔之一吹左蝸之一戰南槐之一夢也須臾之
在億千梯米之在大塊實似之是雖得猶不得也孔
子曰雖得之必失之秦之謂矣以孟子之言合孔子
之言觀之聖賢之論卓乎不可誣何嘗不驗乎哉善
乎蘇子由之言曰天厭喪亂假手于秦秦亦淫雪無
以受之於是不常乘隙納妾子楚以亂後六國未亡

而嬴氏先亡矣及至二世戮諸公子殆盡而後授首
劉項老子曰天網恢恢疎而不漏不觀其微孰知其
故哉以此推之秦初未始得也

仲長統鄭泉

世謂清淡放曠起于晉非也漢末已有之矣仲長統
見志詩曰寄愁天上埋憂地下叛散五經滅裂風雅
鄭泉嗜酒臨卒謂同類曰必葬我陶家之側庶百歲
之後化而成土幸見取爲酒壺實獲我心矣二子蓋
阮籍劉伶之先著鞭者也

贊南極老人

黃昔繼蘇昭宣文德溢而為書忠孝心畫小人擠之
自南遷謫一見藏真頓超神逸南極老人天象下格
擬傳萬祀托之青壁日星發光海岳動色長風雪濤
躍破鯨力壽與天齊克配南極

後渠之論有指

崔後渠云小人其心君子其飾張商英忤蔡京溷黨
籍矣異端其學聖賢其名張無垢師宗景厠儒林矣
其言似有所指其借秦之喻乎

心迹

謝靈運詩頌已雖自許心跡猶未并又曰矧乃歸山

川心跡雙寂寞心跡之說前無所祖文中子心跡之
判久矣蓋亦衍靈運之言而理趣深長矣

天藏

北魏元雍奏云鹽池天藏也○宋人四六私鹽私茶
以天藏月團為對本此又茶馬表以摘山對歷塊皆
工而隱

張九成格言

一念之善則天瑞地符祥風和氣皆在於此一念之
惡則妖星厲鬼凶荒札瘥皆在於此君子必慎其獨
觀大節必于細事觀立朝必於平日起利避害他日

必欺君賣國矣平日負約失期他日必欺君用上矣
故君子必矜細行此張九成橫浦日新之格言好事
者鬻為屏銘

三五步驟

後漢書三五步驟優劣殊軌注引緯書云三皇步五
帝驟三王馳五霸驟七雄僵○注德隆道用日月為
步時事彌順日月為驟勤思不已日月乃馳○陸子
曰三皇垂策五帝繁手禹湯馳轅五霸芟駕六國摧
鞠

護堰

范文正公作滕宗諒墓誌云與予同護海堰之後此
護字下得古雅有出處古緯書洪水之後后稷辨護
注辨治也護助也晉書羊祜卧護諸軍漢官名有都
護字說文護揀視也助也擁全之也

君子立已

人足所履不過數寸然而咫尺之塗必顛蹶於崖斤
拱抱之梁必沈溺於川淵者何哉為其傍無餘地也
君子之立已抑亦如之至誠之言人不必信至潔之
行物或致疑皆由言行聲名無地也若能開方軌之
路廣造舟之航則伸由之言信重於登壇之盟趙喜

楊升菴文集 卷之七
之降誠賢於拆衝之將矣此顏之推語予嘗愛誦之
或問呂居仁天下歸仁如何居仁作韻語答之曰面
前徑路無令窄徑路窄時無過客無過客時徑益荒
眼前滿地生荆棘黃山谷云面前路徑須常令寬路
徑窄則無着身處况能使人行也以上三言相符彼
立已於峻及離人而立於獨者可以警矣

王僧虔題壁

王僧虔題尚書省壁云圓方行止物之定質注之不
已則溢高之不已則慄馳之不已則躓引之不已則
逸是故去之宜疾當時嗟賞以比座右銘

郵亭書壁

程明道於郵亭見壁上書云要不悶依本分明道深
然之曰若依本分便是君子也唐子西見郵壁書天
不生仲尼萬古如長夜亦名言也余於蜀棧古壁見
無名氏號硯沼者書古樂府一首云休洗紅洗多紅
在水新紅裁作衣舊紅番作裡回黃轉綠無定期世
事反覆君所知此詩古雅元郭茂倩樂府亦不載李
賀詩云休洗紅洗多顏色淡卿卿騁少年昨夜放橋
見封侯早歸來莫作弦上箭視前詩何啻千里乎

貞女正士

劉執齋侍郎云貞淑之女固不厭於容華剛正之士亦何嫌於才美斯名言也衛莊姜班婕妤何曾不丹華而靡曼顏清臣文信公何嘗不麗藻而英辭貞淫在性不在色賈南風之短黑陳金鳳之形陋其淫彌甚忠邪在性不在文李林甫之寫弄麀安祿山之不識字其惡彌章

勞薪

王劭奏改火疏云昔晉師曠食飯云是勞薪所炊晉平公使視之厨果然車輞今傳以為符朗事非也多物以幸有功

許胤寄鑿嘗云病與藥值惟用一物攻之氣純而愈速今之人不善為脉以情度病多其物以幸有功譬之獵不知兔廣原絡野冀一人獲之術亦踈矣一藥偶得他味相制弗能專力此難愈之驗也

畜蠱

隋書志云江南之地多蠱以五月五日聚百種蟲大者至蛇小者至蝨合置器中令自相啖因食入人腹內食其五臟死則其產移蠱主之家若盈月不殺人則畜者自踵其害累世相傳不絕自侯景之亂殺戮殆盡蠱家多絕既無主人故飛遊道路之中則殞焉

今此俗移于滇中每遇亥夜則蟲飛出飲水其光如
星鮑照詩所謂吹蠱痛行暉也予親見之

治蠱方

蠱毒在上則服升麻吐之在腹則服欒金下之或合
升麻欒金服之不吐則下宋李巽巖侍郎燾爲雷州
推官鞠獄得此方活人甚多見范石湖集

太史升菴文集七十卷終

太史升菴文集七十一卷

成都楊慎著

從子有仁編輯
後學趙開美校

俞豹論諸葛

輟耕錄載俞豹論諸葛孔明忠于玄德而非忠於漢
獻以漢獻尚在而玄德之立爲不當也此說謬矣習
鑿齒曰惠公朝秦而子圉以立更始猶存而先武舉
號先主合議討賊是宜速尊以奉大統民欣反正出
覩舊物可謂識時之卓見豹蓋亦未嘗見此論也寡
陋不學如此不自知而輕議大君子真可惡也陶九

成取之亦輕薄子哉

諸葛恪語

諸葛恪語陸遜書曰以道望人則難以人望人則易張子厚云以衆人望人則易從其言本此

孔明心如秤

太平御覽載諸葛孔明語云我心如秤不能爲人作低昂唐朝魯棧人啓曰推諸葛之秤心負姜維之斗膽

何點

南史何點不入城府而性率到好狎人物時人重其

通號曰游俠處士然觀豫章王嶷命駕造點點從後門遁去竟陵王子良曰豫章王尚望塵不及吾當望岫息心則亦甚介矣

張耀華

何恢有妓張耀華美而有寵阮佃夫頻求之恢曰恢可得此人不可得也佃夫曰惜指失掌邪遂諷有司以公事彈恢此亦與綠珠事相類

女巫

呂覽楚之衰也作爲巫音注女曰巫楚辭九歌巫以事神其女妓之始乎漢曰總章曰黃門倡然齊人歸

魯而孔子行秦穆遺戎而由余去又不始于楚矣漢郊祀志祭郊時宗廟用偽飾女妓今之裝旦也其褻神甚矣

麗駮

王肅曰古者一轅之車夏后氏駕兩馬謂之麗殷益以一駮謂之駮周人又益以一謂之駟今按周人實兼用之故曰駟駮是駮又曰城門之軌兩馬之力與

葦交螺首

夏后氏金行初作葦莖言氣交也殷人水德以螺首慎其閉塞使如螺也周人木德以桃為梗言氣相更

也莊子曰插葦於戶布灰其下童子入不畏而鬼畏之是鬼之智不如童子也今人元日以葦插戶螺則今之門鐸也桃梗今之桃符也

不即丕

古地名多有丕字如春秋之不羨華不注史之不周不美不耐山海經之不津不庭不其或曰不讀作丕古無丕字不即丕也詩曰不顯惟德不戢不難皆讀作丕亦一說也

尸位

書云尸位詩云素飡商君謂之荒飽吳起謂之枝官

史云冗食又曰游手塚蝗蝨賊下不在田矣

強弱堅瑕

商君曰以強去強者弱以強去弱者強管子云攻瑕則堅者瑕攻堅則瑕者堅此用兵之法也為學之說亦然善問者如攻堅木後其節目是也

虎斑絹

後漢志襄邑歲獻虎文衣即今彰德府虎斑絹也不為珍綺而古人重之何邪

被褐衣錦

呂覽云辨議而不可為是被褐而入衣錦而出孔明

云違覆而得中猶棄敝屨而獲珠玉盖古有此語美改過也

筮短龜長

筮短龜長杜預注曰筮數龜象象長數短此瞽說也孔穎達云神以知來智以蔽往是為極妙雖龜之長無以加此以至理而言卜筮實無長短盖亦知杜之謬而不敢規之今按獻公卜驪姬卜書而筮凶卜人曰筮之辭所言理短龜之辭所言理長故下文遂引龜辭盖即立驪姬一事而非謂筮龜有長短也杜之紕繆類多如此

白頭而新

漢書白頭如新傾蓋如故說苑作白頭而新傾蓋而故而如古字通用白頭而新雖至老而交猶新傾蓋而故謂一見而交已故也作而字解尤有意味

宿諾宿問

子路無宿諾宰我無宿問

大戴禮宰我云小子無宿問

阿堵

晉書云王衍口不言錢晨起見錢堆床前曰阿堵近世不解此遂謂錢曰阿堵可笑晉人云阿堵猶唐人曰若箇今日這箇也故殷浩看佛經曰理亦應在阿

堵中顧長傳神曰精神妙處正在阿堵中謝安謂桓溫曰明公何用壁後置阿堵輩是也凡觀一代書須曉一代語觀一方書須通一方之言不爾不得也

寧馨

馨字晉人以為語助辭王衍傳何物老嫗生此寧馨兒世說劉真長語桓溫曰使君如馨地寧或聞戰求勝王道與何次道語舉手指地曰正自爾馨王朗之雪中詣王曉持其臂嚙揆其手曰冷如鬼手馨強來捉人臂劉惔譏殷浩云田舍兒強學人作爾馨語合此觀之其為語辭了然唐劉禹錫詩幾人猛省得寧

馨得晉人語意矣

世說誤字

古書轉刻轉謬蓋病於淺者妄改耳如近日吳中刻世說右軍清真謂清致而真率也李太白用其語爲詩右軍本清真是其證也近乃妄改作清貴兼有諸人之差謂各得諸人之參差近乃妄改差作羨聲鳴轉急改鳴作氣義學改作學義皆大失古人語意聊舉一二他不能盡

六么

古之六博即今骰子也晉謝艾傳梟者邀也六博得

邀者勝是知梟即骰子之么也曲名有六么序義取六博之采

神荼

山海經云神荼鬱壘二神人主執惡鬼風俗通作鬱律陸法言集韻壘音律神荼者神舒也鬱律者苑結也周代以荼爲舒夏后荼公子荼是也沈休文曰鬱壘者屈律也又爲躡躡王充云鬱壘嶮嶮之類

納音

乾爲天坤爲地乾坤合而爲泰德爲父紅爲母德紅合而爲東干爲君支爲臣支干合而納音生此六十

甲子納音之說其詳見路史餘論夢溪筆談南村輟
耕錄

嗔目待明經

宋人嘑云焚香禮進士嗔目待明經見東萊文集其
徒諱之改嗔目作撤幙非也

古碑有神物護持

唐李邕書雲麾將軍碑已斷裂在蒲城縣正德中劉
遠夫御史謫爲蒲城簿訪出以鐵束錮之復爲完物
饒州薦福寺碑爲雷所驚而碎近日好古者取其碎
裂合而卧樹之猶可摹印簡西學爲予言親見許予

摹寄一本尚未獲也以二事占之古碑似有神物護
持

欵喏

欵也喏也呃也皆歎辭如噫吁之類後漢書光武紀
春陵有望氣者曰喏佳哉鬱鬱葱葱商君書多用呃
字欵與欵同史記范增曰欵孺人不足與圖大事楊
子法言或問王翦曰始皇方獵六國而翦牙欵史記
用之於句首楊子用之于句末皆奇甚

訖痴符

和疑爲文以多爲富有集百卷自鏤板以行識者多

非之曰此顏之推所謂諗痴符也近日有一達官自刻其文且問于作者曰吾文何如古人或對曰一代之興有一代之文故漢曰漢文唐曰唐文公之文可謂明文也蓋譏其近于吏牘而其人悟

邁軸

王元長曲水詩序沈寘之怨既缺邁軸之疾已消本考繁詩二句而會合之此李商隱灰釘之祖也文選英華求賢判云盡岸穴之英竒惚濠梁之邁軸儲光羲詩清言問邁軸惠念及滄浪用字又祖王元長也

珠聲玉價

說文注引宋弘云淮水出玳珠珠之有聲者聲謂有名價也唐人文有珠聲玉價之語本此

蠻烟蜃雨

嶺南異物志云蠻烟蜃雨無別晨暮蜃蛟蜃也

因文立政

鸞刀貴割而聲尚和利刀貴斷而字從和易曰利者義之和也先王制器尚象因文立政如此

分沙漏石

酈道元水經注形容水之清澈云分沙漏石又曰淵無潛甲又曰魚若空懸又曰石子如樗蒲皆極造語

之妙

小說

說者云宋人小說不及唐人是也殊不知唐人小說不及漢人如華嶠明妃傳云豐容靚飾光明漢宮顧影徘徊聳動左右伶玄飛燕外傳云以輔屬體無所不靡郭子橫麗娟傳云玉膚柔軟吹氣勝蘭不欲衣纓拂之恐體痕也此豈唐人可及晉書荀勗傳云汲郡人不準發冢得古文數百篇中載楚事一段尤妙亦小說也惜不傳耳

女匣

大戴禮帝繫篇帝舜娶于帝堯之子謂之女匣氏列女傳堯之二女名娥皇女英山海經帝俊妻是生十日漢地理志陳倉有黃帝孫舜妻祠禮記舜葬於蒼梧之野蓋三妃未之從也堯典獨云二女而禮乃有三妃之文或謂女匣與皇英為三未知是否俊即古舜字

石燭

石燭一名水肥一名石脂一名石液今之延安石油也可熏煙為墨唐人延州詩有石烟多於洛陽塵之句

過所

劉熙釋名曰過所至關津以示之張晏注漢紀關傳云傳信也若今過所者即行路文引也

慕容隸虜

慕容德乘高享燕顧謂尚書魯邃曰齊魯固多君子當昔全盛之世梓慎巴生淳于二鄒之徒蔭修檐臨清沼恣飛馬之雄辭奮談天之逸辯指搗則紅紫成章俛仰則丘陵生韻至於今日荒草頽墓氣消煙滅永言千載能不依然德本北裔戎馬之梟其言若茲亦佳虜也或是史臣飾辭非其本真

金溝銅池

羊玄保曰金溝清泚銅池搖颺旣佳光景當得劇恭此語殊有韻致

鮑姑艾

世傳鮑姑艾五月五日曾灼龍女鮑姑亦仙女流也宋人五日帖子中有用此事者

先鄭後鄭

註疏家所稱先鄭者鄭衆也後鄭者鄭玄也觀周禮之註則先鄭與後鄭十異其五劉向治春秋主公羊劉歆主左氏故有父子異同之論由是觀之漢人說經雖天親父子不苟同也孔子以一貫傳道而曾子

楊升菴文集 卷一
以忠恕說一貫曾子受業孔子作大學而子思受業
曾子作中庸由是觀之聖賢師弟子亦不苟同也今
之學者吾惑之據拾宋人之緒言不究古昔之妙論
盡掃百家而歸之宋人又盡掃宋人而歸之朱子嗚
呼曾子子思吾不得而見之矣安得二鄭二劉而與
之論經術哉

使者曰信

晉武帝災報帖末云故遣信還南史晨起出陌頭屬
與信會古者謂使者曰信真誥云公至山下又遣一
信見告謝宣城傳云荊州信去倚待陶隱居帖云明

且信還仍過取反虞永興帖云事以信人口具凡言
信者皆謂使者也今之流俗遂以遣書饋物為信故
謂之書信王右軍十七帖有云往得其書信遂不取
荅謂昔嘗得其來書而信人竟不取回書耳而世俗
遂誤讀往得其書信為一句遂不取荅為一句誤矣
古樂府云有信數寄書無信心相憶莫作瓶墜井一
去無消息包佶詩去札頻逢信迴帆早挂空此二詩
尤可證

太破賊

謝安聞肥水之捷對弈客云小兒輩太破賊晉書云

見輩遂已破賊晉書所紀不及世說太字之勝

繫表

庾子山哀江南賦聲超於繫表道高於河上弘明集道照機前思超繫表又言超超而出象理疊疊而踰繫繫表二字人多不解所出按晉春秋荀粲曰立象以盡意非通乎象外者也繫辭以盡言非言乎繫表者也象外之意繫表之言固蘊而不出矣晉春秋今亡僅見類書所引耳

明晝晦陰

帝王世紀稱帝堯其仁如天其智如神就之如日望

之如雲其明如晝其晦如陰注云明以察之晦以言
之易之所謂用晦詩之所謂養晦旒以翳明鑿以隱
聰不欲察淵魚而料隱慝也

天畫

滕涉天聖中為青州太守盛冬濃霜屋瓦皆成百花
之狀以紙摹之又大金國志金末河冰凍成龜文又
有花卉禽鳥之狀巧過繪繡此天畫也滇中有某提
學訓諸生讀書為文之法甚悉語畢問諸生曰吾言
是否中有一人應曰公天人所言皆天話也相傳以
為笑蓋俗以託空為天話耳

一卷為身一條為則

道書以一卷為一身音周與軸通陶九成說郭用之佛書以一條為一則洪景廬容齋隨筆史繩祖學齋佔畢用之佛典又云多羅樹葉書凡有二百四十縛縛古絹字亦借為卷也

三澣

俗以上澣中澣下澣為上旬中甸下旬蓋本唐制十日一休沐故韋應物詩曰九日驅馳一日閑白樂天詩公假月三旬然此乃唐制而今猶襲用之則無謂也

灰釘

李商隱露布飛走之期既絕灰釘之望斯窮宋人小說謂灰釘用杜篤論都賦燔康居灰珍竒椎鳴鏑釘鹿蟲近燕泉何子元餘冬緒錄中證其非謂是曹爽在獄中乞棺釘與灰于司馬懿事其事本不僻也余又考梁書徐勉上疏請禁喪家速殯云屬纊才畢灰釘已具陳書陳霸先九錫文袂首震懼遽請灰釘以二條證之尤足破宋人之謬說

韻語紀異物

余嘗愛晉宋人以韻語紀物產如郭璞爾雅贊山海

經賁王微藥草贊之類皆質而工其原出于逸周書

火浣布數語今彙書于後火澣之布入火不滅布則

火色垢則布色出火而振之皎然疑乎雪周書說日

南有野女群行不見夫其狀鼎且白徧體無衣襦唐

博物記三庶大實實不但三雖名三五枝食之多汁味

酸且旨截之尤好與衆果相參陳祁暢異物志羊之依水猶

卉植地靡見其布漠而鱗被物有常性孰知所自子郭

玄華贊曰州留者其實水牛蒼毛豕身角若擔矛衛護

其犢與虎為讐鬱林異物志象之為獸形體特詭身倍數

牛目不逾豨鼻為口後望頭若尾馴良豢教聽言則

跪素牙玉潔載籍所美服重致遠行如丘徙萬震贊鳥

鰓集足在口縮啄在腹形類鞋囊其名烏鰓喻波嘆

墨迷射水慝萬震海物異名記瓦龍鑛殼建瓴狀如渾沌錢

文外眉而內渠萬震海物異名記瓦龍鑛注眉為高

合浦之人習水善游悅視層岩如猿仰株入如沉鼈

出如輕鳧躡泥剖蚌潛竊明珠萬震南州志江瑤柱厥甲

美如瑤玉玉音裕三字一句肉柱膚寸名江瑤柱萬

海物異名獸曰玄羣處自林麓食惟棘刺體兼五肉或有

神異表露以角錄音含精吐烈望如華燭置之荒野禽

獸莫觸萬震贊神丘有火穴光景照千里崑侖有弱水

鴻毛不能起記玄中一跳八尺兩跳丈六從春至夏裸

袒相逐風俗記竿復引一索飛絙杙閣其名曰竿人

懸半空度彼絕壑李膺竿橋贊高山嵯峩巖石磊落傾側

榮迴下臨峭壑行者攀緣牽援帶索表崧山記蚶惟大

蛇既洪且長采色駁映其文錦章食象吞鹿腴成養

瘡賓饗嘉食是豆是觴南裔志鮫之為魚其子既育驚

必歸毋還入其腹小則如之大則不復楊孚交州異物志云

境逆樂真

章楓山云處順境而樂之者易處逆境而樂之者難

若曾點之浴沂邵雍之擊壤皆順境也惟夫床琴于

浚井之日絃歌於絕糧之餘以至捉衿肘見而歌商

聲簞食瓢飲而不改其樂乃為境之逆而樂之真耳

豈人所易及哉

太史升菴文集七十二卷

成都楊慎著

從子有仁編輯
後學趙開美校

劉孝標世說注

劉孝標注世說多引奇篇奧帙後劉涇溪刪節之可惜孝標全本予猶及見之今摘其一
二以廣異聞

鄧粲晉紀曰周伯仁應荅精神足矣蔭映數人
續晉陽秋曰張玄之少以學顯謝玄爲會稽內史張
玄之爲吳興太守名亞謝玄亦稱南北二玄

語林曰殷浩於佛經有所不了故遣人迎支道林林
乃虛懷欲往王右軍駐之曰淵源思致淵富未易可
當且已所不解上人未必能通縱能服彼亦名不益
高若不合便喪十年所保林公乃不往

左思別傳云思作三都賦疾中猶改作蜀都賦云金
馬電發於高岡碧山振翼而雲披鬼彈飛丸以燿燉
火井騰光而赫羲今本無鬼丸句

水經注瀘水傍瘴
氣特惡氣中有物

不見其形其作有聲仲林
則折中人則善名曰鬼彈

又曰左思造張載問岷蜀事交接亦踈皇甫謐西州
高士摯仲治宿儒知名非思倫匹劉淵林衛伯輿並

蚤終皆不為思賦序注凡諸注解皆思自為欲重其
文故假借名姓也

夏侯湛補亡詩曰既殷斯虔仰說洪恩名定匡省奉
朝侍昏宵中告退鷄鳴在門孳孳温恭夙夜是敦

孫子荆除婦服詩曰時邁不停日月電流神爽登遐
忽已一周禮制有敘告除靈立臨祠感痛中心若抽
桓玄作王孝伯誄曰川岳降靈哲人是育既爽其靈
不貽其福天道茫昧孰測倚伏犬馬反噬豺狼翹陸
嶺摧高梧林殘故竹人之云亡邦國喪牧于以誅之
爰旌芳郁

王隱晉書云晉帝詔徵蘇峻峻曰臺下云我反反豈
得活耶我寧山頭望廷尉不能廷尉望山頭也
續晉陽秋曰謝安優游山水以敷文析理自娛
荀綽兖州記云閭立冲好音樂侍婢不釋管絃出入
乘四望車

曹娥碑在會稽而魏武楊修未嘗過江

續晉陽秋曰獻之文義非作長而能撮其勝會故擅
名一時為風流之冠也

興雲

漢無極山碑興雲祁祁雨我公田按顏氏家訓引詩

亦作有滄淒淒興雲祁祁毛傳云滄陰雲貌萋萋雲
行貌祁祁徐也此銘亦云興雲祁祁古經本雲字後
世作雨乃或改耳王介甫有雲之祁祁詩語本古經

蛙鳴

中州記載惠帝聞蛙鳴問之侍臣賈胤對曰在官為
官蛙在私為私蛙帝曰若是官蛙可給廩比北史所
載為詳蛙給廩已自異矣文中子作元經又曰帝問
蛙鳴尤可笑也然元經非出文中子蓋阮逸贗作耳

萬歲夜

姚寬戰國策注博引諸書以證之用心亦至矣然猶

有遺也楚策楚王遊雲夢謂安陵君曰樂矣今日之
游寡人千秋萬歲後誰與樂此矣安陵君泣下數行
曰萬歲夜願以身試黃泉尋螻蟻夜如左傳注窀穸
厚夜之夜最見人臣不敢斥言之意今本改夜作後
不見古人立言之妙矣

佳麗

韓子佳麗也者邪道之分也戰國策宮中佳麗好玩
又云趙天下善為音佳麗人之所出也嚴安疏佳麗
珍怪順于耳目謝眺詩江南佳麗地佳麗字非始自
謝也文選注失引之

監州

宋初置通州分知州之權謂之監州有錢昆者性嗜
鮮常求外補曰但得有鮮無監州處則可此語風味
似晉人歸田錄及捫蝨新話皆載其事東坡詩云欲
問君王乞符竹但憂無鮮有監州昆去東坡未遠即
用其事為詩良愛其語也

新論

劉畫新論云微子感牽牛星顏淵感中台星張良感
孤星樊噲感狼星其說皆出讖緯

屠蘇

蕭子雲雪賦曰韜孳魚之飛棟沒屠蘇之高影始飄
舞於圓池終亭華於芳井杜工部冷淘詩曰願憑金
騶裏走置錦屠蘇屠蘇菴也廣雅云屠蘇平屋也通
俗文曰屋平曰屠蘇魏略云李勝為河南太守郡廳
事前屠蘇壞唐孫思邈有屠蘇酒方蓋取菴名以名
酒後人遂以屠蘇為酒名矣何遜詩郊郭勤二頃形
體憇一蘇又大冠亦曰屠蘇禮曰童子饋無屋凡冠
有屋者曰屠蘇晉志元康中商人皆著大鄣諺曰屠
蘇鄣日覆兩耳會見暘兒作天子

粘天

庾闡揚都賦濤聲動地浪勢粘天本自奇語昌黎祖
之曰洞庭慢汗粘天無壁張祐詩草色粘天鷓鴣恨
黃山谷遠山粘天吞釣舟秦少游小詞山抹微雲天
粘衰草正用此字為奇今俗本作天連非矣

錦罽

古裝裱卷軸引首後以綾粘褚者曰罽有樓臺錦罽
毬絡罽蠲紙罽樗蒲錦罽唐人謂之玉池其引首有
二色者曰雙引首標外加竹界曰打撮

鬼谷區

漢書藝文志鬼谷區三篇注即鬼史區也郊祀志黃

帝得寶鼎見侯問於鬼史區云云注卽鬼容區容史
聲相近今按鬼谷卽鬼容者又字相似而誤也高似
孫子略便謂藝文志無鬼谷子何其輕於立論乎

跖躄

賈生吊屈原賦曰謂跖躄廉注楚之盜曰莊躄韓非
子曰莊王欲伐越杜子諫曰莊躄爲盜於境內而吏
不能禁此政之亂也躄蓋在莊王時漢西南夷傳莊
躄者楚莊王之商也以其衆王滇去莊王時百年此
又一莊躄也

義名

容齋四筆載人物以義爲名如義士義帝之類甚多
器物在首曰義髻在衣曰義欄義領竒矣予觀樂書
有義嘴笛謂笛外更安嘴也抑又竒矣漢蔡湛碑陰
有義民

陸長源

韓文公汴州亂詩白樂天哀二良文爲宣武軍司馬
陸長源作也及考他史籍則長源酷刑以威驕兵御
之已失其道矣又裁軍中厚賞高在官塩直曰我不
同河北賊以錢物買健兒旌節所委任從事楊儀孟
叔度浮薄不檢常戲入軍營調弄婦女自稱孟郎三

軍怨怒遂執長源并楊孟殺之由是論之是長源有以取之何異於雲南之張乾陀楊州之呂用之哉大雅先人福之所聚小智自私藏怨之府長源之謂乎精思坐忘空石般之精思不可謂之微司馬微之坐忘祇可謂之馳

載事宜文

左傳曰楚辟我裏柰何效辟又曰尤而效之罪又甚焉劉更生曰既不善胡足效哉宋人曰既是不是不可學他不是理則一也載事者曷文其辭乎是街談

巷議也非史也

璜宮

白虎通諸侯之學曰類宮半者象璜也今或書作璜宮者非宜作璜宮也

王伯厚語

王伯厚云嘉量之銘祭侯之辭皆極文章之妙而梓人荀麋之制文法奇古蓋精於道者兼物物而後能制器莊子所謂梓慶削木爲鐻鐻成見者驚猶鬼神以天合天道與藝俱化豈物物而雕之哉

張陸奇語

張又新煎茶水記粉槍末旗蘇蘭薪桂陸羽茶經育
翠救沸皆奇俊語

晉人俊語

晉世不惟士人語清標玄致而釋子輩語亦復可聽
高僧傳所載是已如鳩摩羅什偈云哀鸞孤桐上清
音徹九天慧濟譚寶淵曰昔謝氏青箱不至不作文
章今卿白麓未到判無講理淵曰殊不然此乃打狗
杖耳道賁聞蟋蟀曰時聞此聲足代蕭管薛道衡稱
則公之文曰屢發新彩英英獨照慧常聞梵唄曰疊
疊溜滴似伏流之吐波又曰却轉弄響飛揚長引聲

發喉中唇口不動又曰以哀婉爲入神用騰擲爲清
舉文句則如端夏多隙無事忽景又云依義莫依語
又云當爲心師不師於心又曰籠食詎貴鈞耳難嘗
又云忘懷去來者朝市一江湖眷情生死者幽栖猶
桎梏又云沙漠織寒長風負雪又云莊衿老帶彈沐
斜埃又早帳風首春席雲阿又云雖決至之有端固
憂來之無兆使入世說固不能辯也

唐庚語

唐庚曰三桓諷魯作三軍合周禮矣其志乃欲卑公
室而奪之權曹操諷漢復九州合禹貢矣其志乃欲

庸冀州而益其地晉曲沃莊伯用夏正合人統矣其
心乃欲自立凡姦人欲濟其邪謀者未嘗不引經術
也

權德輿奇語

舟有溺騎有墜寢有魘飲有醉食有饑行有廢其甚
則皆可以致斃無非危機其可如土偶木寓耶此權
德輿文中奇語也

木寓見漢書注木寓龍木寓馬是也

書解

古書解者多失其義遂害於理尚書注怪石之貢以
爲奇怪之石若後世靈壁太湖嵌空玲瓏以供戲玩

是禹爲牛僧孺米元章也又解禹貢三江之水味別
是以聖人爲品水開茶如陸羽張又新之流也戰國
處士謂舜塗廩浚井遭焚坑而不死列女傳又謂二
女實教之是以舜爲左慈劉根而二女爲李全之婦
劉綱之妻也靜言思之皆可發一笑

書句

古書句讀多不同朱子語錄載方馬二解點禮記君
賜衣服服以拜賜句辟之命銘爲烝彝鼎句舊點以
辟之爲一句極無義辟乃君也以君之命銘烝彝鼎
是又載陸農師點人生十歲曰幼作一句學作一句

漢書與父老約句法三章耳殺人者死傷人及盜抵罪今皆讀作約法三章是何理也孟子馮婦暴虎章一本作晉人有馮婦者善搏虎卒爲善句士則之句野有衆逐虎虎負嵎莫之敢櫻云云前士則之後爲士者笑之文義相屬而於章旨亦合特難與迂滯者語耳

古今語言

江羊罵商臣曰呼役夫漢王怒酈生曰豎儒幾敗乃公事單故謂稽康曰老奴汝死自其分樂廣曰誰家生得寧馨兒斯並當時侮嫚之詞流俗鄙俚之談而

世人以爲上之二言不失清雅下之兩句殊爲魯朴何哉周漢世遠事已成古魏晉年近言猶類今也已古卽謂之文猶今乃驚其質作者乃怯書今語勇效昔言不亦惑乎

優孟爲孫叔敖

滑稽傳優孟爲孫叔敖衣冠抵掌談語歲餘像孫叔敖左右不能別也莊王置酒優孟爲壽王大驚以爲叔敖復生欲以爲相劉子玄譏之曰人心不同有如其面非由倣效俾有遷革又况叔敖之歿時日已久豈有一見無疑遽欲加於寵榮復其祿位者哉予按

此傳以滑稽名乃優孟自爲寓言云欲復以爲相亦優孟自言如今人下盡發科打諢之類豈可真以爲王欲復相之事乎

冥火懸火

文選冥火夜火也楚辭懸火今之提燈也六韜雲火施於雲梯之上者

弭仲叔

張伯英稱弭仲叔曰仲叔高德美名命世之才非弭氏小族所當有新豐瘠土所當產時以爲名言愚謂稱人之賢必本其家世推其鄉里厚也伯英之言不

足以重仲叔而祇以自薄也夫

車渠鸚武

梁簡文帝集云車渠屢酌鸚鵡驟傾車渠鸚鵡皆指酒杯俗傳車渠爲杯注酒滿過一分不溢嘗試之信然

偽書

省心錄乃沈道原作非林和靖也指掌圖非東坡所作李衛公問對阮逸僞作文中子元經關子明易皆逸僞作龍城錄王性之僞作子厚敘事何等筆力此記衰弱之甚皆寓古人詩文中不可曉者於其中凡

偽書皆然予聞之朱子云

封堠之始

拾遺記曰禹治水所穿鑿處皆有泥封記使玄龜升其上此封堠之始又山海經黃帝遊幸天下有記里鼓道路記以里堆則堠起軒轅時也

羅泌路史

太平總類載龍逢諫桀之言曰臣嘗觀君冕非其冕也而冕危石君之屨非其屨也而屨春冰未有冕危石而不厭蹈春冰而不陷者也此爲六朝文士擬作無疑羅泌路史收之蓋亦貪博而忘精者

牛耕

困學紀聞論牛耕不始於趙過引冉耕字伯牛是也但未有明證按山海經曰稷之孫曰叔均是始作牛耕王伯厚豈亦未考及此邪

文章似歇後

文章有似歇後語處如淵明詩再喜見友于杜詩友于皆挺拔野鳥山花吾友于南史到蓋從武帝登樓賦詩受詔卽成帝謂其祖旣曰盡寶才子却恐卿文章得無假手于貽厥乎又稱兄弟爲在原天屬稱故鄉爲維桑之里稱師曰在三之義稱子曰則百之祥

皆是類也

楓天棗地

張文成大卜判有楓天棗地之語初不省所出後見唐六典三式云六壬卦局以楓木為天棗心為地乃知文成用此也

天門地戶

河圖括地象曰西北為天門東南為地戶注天不足西北是天門地不滿東南是地戶

饅瓜亭

呂蒙正父龜圖多內寵與其母劉氏不協并蒙正出

之頗淪躓窘乏劉誓不嫁及蒙正登仕乃迎二親同堂異室奉養之近世傳奇饅瓜亭亦緣此附會也

劉錡善射

劉錡善射水斛滿以箭射拔箭水注隨以一矢窒之人服其精或言此即古剡注法也

陳愧齋

隋劉臻為儀同與劉訥同官退朝欲謁訥謂前驅曰識劉儀同家乎從者以為臻欲引歸至家坐堂中呼曰劉儀同可出矣其子出臻曰汝亦來此乎今人傳以為陳愧齋事亦好事者取此而易其名耳

揚升菴文集
金海玉海千萬字文

梁武帝撰金海王應麟撰玉海周興嗣撰千字文隋
滿徽撰萬字文

央瀆

荀子入其央瀆注中瀆也今人家出水溝則如今稱
出水竇曰央溝亦有本也太平御覽引莊子逸篇羊
溝之鷄稱羊溝不知何解俗作陽溝云對陰溝之稱
但未見所出耳

郡朝

郡守廳事古亦稱朝後漢劉寵傳山谷鄙生未嘗識

郡朝是也吏民謁郡守亦曰朝任延臨龍丘萇殯不
朝三日是也

附近

俗語附近古作傳近仲長統昌言宦豎傳近房臥之
內交錯婦人之間

衛綰

漢丞相衛綰奏郡國所舉賢良或治申商韓非蘇張
之言亂國政請皆罷武帝可之綰之相業他無聞焉
而此一節加於蕭曹一等矣史稱武帝之美曰罷黜
百家綰之功可少哉

漏點

夜漏五五相透爲二十五唐李郢詩二十五聲秋點長韓退之詩鷄三號更五點是也至宋世國祚長短識有寒在五更頭之忌宮掖及州縣更漏皆去五更後二點又并初更去其二以配之首尾止二十一點非古也至今不改焉

轉喉觸諱

柳文轉喉觸諱本漢食貨志搖手觸禁之語

仍字

老子曰攘臂而仍之又仍無敵攘無臂漢藝文志據

行事仍人道仍訓因也古文中亦鮮用仍字

紀元

古者天子諸侯繼立踰年而始稱元年終一主爲一元未有一主而再稱元者也漢文帝信新垣平之言再稱後元自後武帝更十數紀元歷代皆然俗諺有亂主年年改號窮士日日更名之譏然予觀長曆云秦惠文十四年更爲元年則其謬不始於漢文矣又晉惠大安二年長沙王乂事敗成都王穎改年爲永興是一歲而二號齊鬱林王改元隆昌海陵王改元延興明帝改元建武是一歲而三號史冊書法混淆

俗諺云亂誠是也然則
本朝之制豈不度越漢唐哉

嫁殤

曹操幼子蒼舒死求邴原死女合塋史以爲譏余觀
周禮地官禁嫁殤者注謂生時非夫婦死而塋相從
嫁殤嫁死人則此俗古已有之今民間猶有行焉而
無禁也

規影徃賦

唐書規影徃賦卽今律文影射之語

流蘇

倦游錄述流蘇之制但云五綵同心而下垂者莫能
言其始黃公紹書林亦止引晉書割流蘇爲馬幟皆
後世幃帳間所懸耳古者流蘇蓋樂器之節前漢書
禮樂志薛瓚注作流遡周禮金鑔節鼓鄭玄注云後
世合宮懸用之而有流蘇之飾樂器而用以爲幃帳
之懸則自晉以後始也

鬟河

賈誼新書大禹鬟河而導之九牧呂氏春秋禹身執
蘩函以爲民先別河而導九岐鑿江而通九路說苑
禹醜五湖而定東海鬟本髮名義取環曲剔本梳剔

義取踴通醜本漉酒義取澄清古人用字如此亦甚
工矣挿字
西即

天府

戰國策蘇秦稱天府之國府府庫也謂富饒也又准
南子注神農明堂曰天府天府字本此謂可以建都
之地也

府兵彊騎

番調有時數閱有法說御有律圖五有籍兵雖有籍
而府實空將雖有名而權實去此府兵之善也諺曰
將軍大彊騎衛佐小郎官此彊騎之弊也

黑丹

文選東京賦黑丹石緇注引孝經援神契曰德至於
山陵則出黑丹魏都賦黑井鹽池玄液素滋注鄴西
高陵西伯楊城西有黑井今在彰德府南郭村井產
石黑可以書陸士龍與兄書云三台上有曹公石墨
數十斤云燒此復消可用然煙中人不知兄頗見之
否今送二螺卽此物也又宜陽縣有石墨山汧陽縣
有石墨洞贛州興國縣上洛山皆產石墨廣東始興
縣小溪中亦產石墨婦女取以畫眉名畫眉石按古
者漆書之後皆用石墨以書大戴禮所謂石墨相著

則黑是也漢以後松烟桐煤既盛故石墨遂湮廢并
其名人亦罕知之

水經注商州黃水北有黑山山石悉黑績彩奮發黝烏岩墨

釋經

漢儒釋經易有略書有故詩有細春秋有微

五勝

五行漢書謂之五勝言交相勝也淮南子謂五度所謂音氣不戾八風詘伸不誤五度是也又謂之五殺所謂善用兵者持五殺以應是也陰符經竊其意而變其辭曰天有五賊見之者昌五賊即五殺之說也陰符經之文李筌偽作或信以為黃帝者無目者也

其文上不能望六韜三略之藩籬素問汲冢之萬一而以軒轅之書視之有目者如是乎

洞庭

三茅真君云天無謂之空山無謂之洞人無謂之房山腹中空虛是謂洞庭人頭中空虛是謂洞房

王楷藏書

前蜀王氏朝偽相王鉞字鱣祥家藏書數千卷一一皆親札并寫藏經每趨朝於白藤擔子內寫書書法尤謹至後蜀孟昶又立石經於成都宋世書傳蜀本最善以此五代僭偽諸君惟吳蜀二主有文學然李

昇不過作小詞工畫竹而已孟杲乃表章五經纂集
本草有功於經學矣今之戒石銘亦杲之所作又作
書林韻會宋儒黃公紹韻會舉要實祖之然博洽不
及也故以舉要爲名余及見之於京師惜未假抄也

半豹

郭頌世語云殷仲文讀書若半表豹則筆端不減陸
士衡蓋惜其有才而寡學也李商隱四六啓云學殊
半豹藝愧金牛

腹背

李矯內制集鏘金鳴玉坐榮枯株擎水搏風顧慙腹

背蘇頲表駑駘獲薦於九方腹背可倚於六翮又云
坐擁股肱之任顧慙腹背之毛腹背事見韓詩外傳

鴈戶

唐書編氓有鴈戶謂流民也

致足樂耶

王右軍帖致足樂耶水經茂竹便娟致可翫也致極
也晉人語例如此

彈文

元人彈燕帖木兒文或納女呈婦於朱溫或售妹獻
妻于佗胄上句指張全義敬翔下句指倪僕蘇師旦

也倪蘇事宋史不載見于小說耳

梓碧山人

四明梓碧山人許奎作百忍箴多牽合衍贅予獨取其危箴云圍棋制淝水之勝單騎入回紇之軍此宰相之雅量非將軍之輕身蓋安危未定勝負未決帳中倉皇則麾下氣懾正所以觀將相之事業浮海遇風色不變於張融亂兵掠射容不動于庾公蓋鯨鯢澎湃舟楫寄躬白刃蠶午節制誰從正所以試天下之英雄噫可不忍與

酒帘

韓非子宋人有酤酒者懸幟甚高幟謂之帘帘謂之酒旗唐韻帘字注當云酒家懸幟豈不雅乎乃云酒家望子俚甚可笑

六赤打葉子

李洞集有贈龍州李郎中先夢六赤後因打葉子因以詩上其詩云紅蠟香烟撲畫楹梅花落盡庾樓清光輝圓鬼銜山冷彩鏤方牙着腕輕寶帖輕來獅子鎮金盆引出鳳皇傾徵黃喜兆莊周夢六赤重新擲印成六赤者古之瓊麥今之骰子也葉子如今之紙牌酒令鄭氏書目有南唐李後主妃周氏編金葉子

格此戲今少傳

爲善最樂

書云民訖目若是多盤注云民之行已盡用善道是多樂也東平王蒼曰爲善最樂周公曰心逸日休內典云爲善若熟種種快樂亦是此意

隱居不當談時事

古之耕莘築岩釣渭者其於天下非事事而究其利病也非人人而訪其賢否也閉門造車出門合轍得志行乎天下舉而措之而已今有廢居而口談時事謂之留心世故不過奔競而已隨駕隱士時務道學

由此其選也

賕賄

宋之盛時有位于朝者以餽遺及門爲辱受任於外者以苞苴入京爲羞及其季代中葉秕政孽卿端揆以賕賂爲論思臺諫以玳玩爲獻納或以金珠而充脯醢或以契券而爲詩文甚者如倪僕售妹于侂胄而得府蘇師旦獻妻于侂胄而入閣噫黑頭宰相紅鉛夫人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也

銀鐺

後漢書崔烈以銀鐺鑠

上音狼下音當

銀鐺大鑠也今多訛

作金銀之銀至有銀鑲三公脚力撞僕射頭之句其傳訛習舛如此

茸母孟婆

宋徽宗在北虜清明日詩曰茸母初生認禁烟茸母

北地寒食無家對景倍凄然帝城春色誰為主途指

鄉關涕淚連又戲作小詞云孟婆孟婆你做步方便

吹個舡兒倒轉孟婆宋汴京勾欄語謂風也茸母孟婆正是的對

相貝經

馬總意林引相貝經不著作者讀初學記始知為嚴助作漢有博物記非張華博物志也周公謹云不知

誰著考後漢書注始知博物記為唐蒙作水經引南中行紀亦不出姓氏考嵇含南方草木狀始知陸賈作南中行紀乃知前人或略後或有考焉未可遽付之不知也

六蝎五蠹

晉庾峻曰秦塞斯路利出一官雖有處士之名而無爵列于朝者商君謂之六蝎韓非謂之五蠹

蘇公讀書法

嘗有人問于蘇文忠公曰公之博洽可學乎曰可吾嘗讀漢書矣蓋數過而始盡之如治道人物地里官

制兵法貨財之類每一過專求一事不待數過而事
事精覈矣然伍錯綜八面受敵沛然應之而莫禦焉
此言也虞邵菴常舉以教人誠讀書之良法也

上陵磨劍

漢武帝崩後忽見形謂陵令薛平曰我雖失勢猶為
汝君柰何令吏卒上吾陵磨劍乎因不見推陵旁果
有方石可以為礪吏卒常盜磨刀劍霍光欲斬之張
安世曰神道茫昧不宜為法故阮公詠懷詩曰失世
在須臾帶劍上吾丘 漢武故事

副貳

魏何昌曰先王制法建官授任則置副佐陳師命將
則立監貳宣命遣使則設介副當難則權足相濟隕
缺則才足相代韓信伐趙張耳為貳馬援討越劉隆

副車

守淮

劉季裴曰自古守淮莫難于謝玄又莫難于楊行密
謝玄以八千人當苻堅九十萬之衆清口之役楊行
密以三萬人當朱全忠八州之師衆寡殊絕而卒以
勝者扼淮以拒敵而不延敵以入淮也

火禁

後漢禮儀志清明騎士傳火唐詩日暮漢宮傳蠟燭
又魚鑰清晨散九門天街一騎走紅塵則其制古矣
廢之當自胡元入主中國時也

撫塵

北堂書抄載東方朔與公孫弘書云同類之遊不以
遠近爲故士大夫相知何必以撫塵而遊垂髮齊年
偃伏以日數哉撫塵謂童子之戲若佛書所謂聚沙
也

翻著鞮法

知梵志翻著鞮法則可以作文知九方臯相馬法則

可以觀人文章

吹臺

吹臺即繁臺本師曠吹臺梁孝王增築班史稱平臺
唐稱吹臺又因謝惠連嘗爲雪賦又名雪臺

渾脫舞

唐宋務光諫疏云比見坊邑相率爲渾脫隊駿馬胡
服名曰蘇莫遮渾脫隊即所謂公孫大娘渾脫舞也
蘇莫遮胡帽今曲名有之

秦檜詐作瑞應

宋史長編云紹興中秦檜擅朝喜飾太平郡國多上

草木禽鳥之瑞歲無虛月胡致堂所謂花卉可以染
植增其態毛羽可以餵飼變其色上之人苟欲之則
四面而至矣蓋指此也然觀小說所載紹興七年建
康府寓旅家盆水有文如畫佳卉茂木華葉敷芬數
日易以他水愈出愈奇盡春暄乃止又秀州呂氏家
水瓦有文樓觀車馬人物並蒂芙蓉重夾牡丹長春
萱草藤蘿經日不釋悉以瑞聞豈人有妖心而造物
者亦爲是以戲之乎

元載韓侂胄

杜牧之河湟詩曰元載相公曾下勅憲宗皇帝亦留

神旋見衣冠就東市忽遺弓劍不西巡觀此則載曾
謀復河湟史亦不言其事愚謂元載欲復河湟韓侂
胄欲伐金虜近日夏言欲取河套其事則是其時則
非其人尤非也力小任重鮮不仆信哉况三人者取
死之罪多矣一節烏足掩之

太史升菴文集七十三卷

成都楊慎著

從子有仁編輯
後學趙開美校

佛性

有僧問蚯蚓截爲兩段首尾皆動佛性在首在尾古
未有答也伯清舉似余余曰薪盡火傳灰燼猶熱桴
停鼓歇音響猶轟

詩禪

元雲嶠居士徐士英作金網經口義多以儒書證佛
言其解一相無相分四果之義以杜詩證之亦甚可

喜其說曰第一果云不入色聲香味觸法則是知欲境當避此果之初生如山梨結小紅之始也第二果云一往來則是蹈欲境不再此果之方碩如紅綻雨肥梅之時也第三果云不來則是棄欲境如遺此果之已熟如四月熟黃梅之際也第四果云離欲則是去欲境已遠此果之既收如掛壁移筐果之日也以果字說經又一證以杜詩亦可為詩禪也已

彭祖

寧我問五帝德篇云堯舉舜彭祖而任之論語注老彭商賢大夫世傳彭祖八百歲此亦一證也王逸楚

辭注彭祖好和滋味善斟雉羹以事帝堯莊子注彭祖八百猶悔不壽杖晚而唾遠又曰彭祖餌雲母御女凡數十晚娶鄭氏妖淫敗道而死非壽終也東坡詩空飡雲母連山盡不見蟠桃結子時

王僑王子喬

史記封禪書注引裴秀冀州記云緱氏仙人唐者昔有王僑捷為武陽人為栢人令於此登仙非王子喬也唐詩王子求仙月滿臺又云可憐緱嶺登仙子猶自吹笙醉碧桃蓋世以王僑為王子喬誤也又矣

賀充

賀充五代石晉時人死而復生至宋真宗東封泰山
出謁帝不之省東坡謫黃州亦來訪坡亦不之竒也
此事殊可詫而近日朝邑劉太守偉死已廿年其親
友韓邦竒復見之與之飲食亦不敢問其何來也此
事不可謂無但難以理推爾

謝自然

韓文公不信神仙而謝自然一詩亦信以為有蓋當
時有人的見而公亦的聞也薛能亦有一首云漫道
神仙事渺然珠宮咫尺在人天花顏雲鬢一女子獨
騎白鶴冲紫烟是信有其事也予觀劉商詩集有謝

自然返却舊居一絕云仙侶招邀自有期九天升降
五雲隨不知辭罷虛皇日更向人間住幾時以此觀
之謝為道士所惑染其妖術飛昇之事如今時術人
騎草龍上天之類耳是昌黎亦為所欺也世又有病
風顛者即能乘危升高疾愈即不能矣謝自然寧非
此流耶近代天順中有南京後府經歷卜馬益本山
後人有一全真道士謁之曰吾有小術子盍觀之即
抽刀斬府庭大槐凌空而去黃白點化頃刻而成益
以為真仙縱其出入益妻妾多麗道士取其髮呪之
夜從門隙迭奔卧所初喜之後苦其術涕泣以告益

不勝憤始白於守備急塗以犬血擒之囚送京師伏
誅噫以古準今謝自然得非妖道士挑之以奔乎是
以聖人不語怪而士君子深惡而痛絕之亦以避禍
而遠辱也

船子和尚四偈

船子和尚蜀之淨衆寺僧也有偈四首其一曰三十
年前海上遊水清魚見不吞鈎鈎竿斫盡重栽竹不
計功程得便休其二曰三十年來坐鈎臺鈎頭徃徃
得黃能金鱗不遇空勞力收拾絲綸歸去來其三曰
本是鈎魚艇上客偶除須髮著袈裟佛祖位中留不

住夜深依舊宿蘆花其四曰百尺絲綸直下垂一波
才動萬波隨夜靜水寒魚不餌滿艇空載月明歸人

但知其末
一首耳

鍾離權

仙家稱鍾離先生者唐人鍾離權也與呂岳同時韓
潤泉選唐詩絕句卷末有鍾離一首可證也近世俗
人稱漢鍾離蓋因杜子美元日詩有近聞常氏妹遠
在漢鍾離流傳之誤遂傳會以鍾離權為漢將鍾離
昧矣可發一笑說神仙者大率多欺世誑愚如世傳
沁園春及解紅二詞為呂洞賓作按沁園春詞宋駉

馬王晉卿初製此腔解紅兒則五代和凝歌童凝為
製解紅一曲初止五句見陳氏樂書後乃衍為解紅
兒慢焉有呂洞賓在唐預知其腔而填為此曲乎元
俞琰又註沁園春琰雖博學亦惑於長生之說而隨
俗耳琰子仲溫序其父陰符經云先君七十而逝由
此言之琰之篤好養生壽止於此世有村夫目不識
參同契一字而年踰百歲又何必勞心於不可知之
術哉達人君子可以意悟

音姓仙女

嘯賦注靈鑑經曰禪黎世界墜王有女姓音生仍不

言王怪而棄之南浮棄之阿與神人會教以治災之
術於是能言出山在國中其國太枯旱地下生火穿
地取水百丈無泉王怖懼女為仰嘯天降洪水至十
丈於是化形隱景而去

紫姑仙詠槽詩

寒岩雪壓松枝折班班剝盡青虬血運斤巧匠斲削
成劍脊半開魚尾裂五湖仙子多奇志欲駕扁舟探
禹穴碧雲不動曉山橫數聲遙落江天月

箕仙筆詩

系出中山骨欲仙何人扶頰纏尖圓狂僧堪笑堆成

楊升菴文集 卷之三
五
冢豪客曾聞掃似榜窓下玉餘涵夜月几間雪蘭湧
春泉當時定遠成何事輕擲毛錐恐未然

又

宋元小說載箕仙詩多矣近日一事尤異正德庚辰
有方士運箕賦詩隨所限韻敏若夙構而語不凡其
為喬冢宰賦白巖行曰六丁持斧施神工鑿開西南
萬仞之崆峒芙蓉一朵挿天表勢壓天下群山雄兵
壺倒月色澄澈瑤臺倚斗光玲瓏百丈虹霓望吞吐
八埏霖雨瞻空濛虛空不受一塵染靈光直與銀河
通乳泉掛壁噴晴雪玉梅懸谷搖香風上有神仙玉

虛子凌風出沒遊太空伐虬伐蛟下入海底水晶窟
朝真謁帝獨步天上瓊瑤宮頭角崢嶸自卓立胸襟
磊落誰磨礪商家傳說作良弼宋室張浚多奇功憶
昔江樓吹鐵笛明月一醉三人同邇來一別世間甲
子不知數但見幾度玉洞桃花紅金龜老黃鶴翁各
分一諱貽此公天然意趣自相合芳稱長在塵寰中
好將大手整頓乾坤了歸來一笑拂雲看劍重會滄
溟東此詩成一卷箕仙運筆所書詩既跌宕字又飛
動豈術士能贗作者吁異哉

鄱陽水神

餘姚戚瀾字文湍景泰二年進士授翰林編修丁艱服闋上京渡錢塘風濤大作有絳紗燈數百對照江水通明丈夫九人帕首袴鞬帶劍乘白馬飛馳水面如平地舟人大恐戚公曰毋懼吾知之矣推窓看之九人皆下馬跪公問曰若輩非桑石將軍九弟兄耶曰然曰去吾諭矣皆散公命舟人返棹曰有事吾當還遂歸桓家謂家人曰某日吾將逝矣及期沐浴朝服坐嚮九人率甲士來迎行踐屋瓦瓦皆碎戈矛旌幟晃耀填擁頃公卒後車騎騰蹕前後若有所呵衛者隱隱入室而滅後瓊山丘文莊公夫人入京舟

過鄱陽湖夜夢朱衣貴人來見曰吾仲深故人戚瀾也見為水神昨奉天符應覆數百艘舟夫人慎毋渡舟子方解維欲行夫人急止之瞬息大風舟行者皆溺明日夫人乃渡至京以告文莊文莊感其意緘文祭之

死友救難

丘文莊公夫人自南海浮江而上過鄱陽湖夜夢達官呵勇入舟曰吾乃翰林編修戚瀾也昔與丘先生同官義不容絕特報爾三日後有風濤之險隻帆片櫓無存可亟遷於岸夫人驚覺如其言移止寺中未

幾江中果有風濤衆舟盡溺至京夫人白其事於文
莊公公以聞於朝遣官諭祭文莊又為文祭之云於
乎文湍剛勁之質豪放之氣高義激切直上薄乎雲
天巨眼空濶每下視乎塵世凡衆人之嗜欲舉不足
以動其中一時之交游少足以當其意時發驚逆之
辯臧否罔不稱情間若罵坐之狂毀譽皆有所試醉
言無異於醒面折不違於背僕也於君若有宿契始
落落以難合終惇惇而交勵柰何命與心違中道而
逝老我後死於十二禩孰知冥冥之中猶有舊交之
誼老妻北來舟次江漣夢中彷彿如見報以風濤將

至預告以期使知趨避既而果然幸免顛躓於乎人
傳君之為神泣胥濤而享祀即今所過而驗之無乃
隸司乎江湖之事由其生也不盡用於明時故其死
也見錄於上帝於乎友道之廢也久矣曰友曰朋如
兄如弟指金石以為盟刑鷄犬而設誓頭角稍殊情
態頓異雲泥隔則易交勢位判則相忌對面如九疑
之峯跬步有千丈之勢半臂纔分遇諸塗則掩面而
過宿醒未醒踰其闕則騰口以刺過門不入室反為
操戈之舉落筭不援手忍拋下石之計親於其身也
遑恤况伉儷平生為人也尚然况下世乎於乎文湍

生死無二心始終同一致不忝為聰明正直之神真
可謂英邁特傑之士緬想舊遊稠人廣會一飲百十
鍾揮毫數千字故以平生之素好用答故人之陰惠
詩以寫不盡之情酒以侑有從之淚具別紙以焚燎
就宿草以澆酌靈神如在來鑒於是不鄙世人之凡
言持歆御醞之醇味尚享詩曰幽顯殊塗隔死生九
原猶有故人情曼卿真作芙蓉主太白常留翰苑名
念我冥冥來入夢哀君惻惻每吞聲朝回坐對黃封
酒悵歎鷄壇負舊盟

上皂莢樹

仙傳云劉綱與妻將飛昇庭前有皂莢樹妻令綱昇
樹數丈方能飛今俗稱畏內者曰上皂莢樹亦有本

唐五書僧

唐有詩僧九人今有九僧集復有五僧善書劉涇嘗
作書話以懷素比玉誓光比珠高閑比金貫休比玻
瓈亞栖比水晶牟子才云惜涇未見文楚故未有定

堠子偈

堠烽擎空直直烟墩映樹班班聊爾牌標五里從教
目斷千山

無名偈

群居閉口獨坐防心

譬喻經

五根之禍劇於毒龍五根如箭意想如弓○慎按五根者眼耳鼻舌身也心經六根有意此以五根皆起於意故五根之外以意貫之○孔子四勿始於意佛氏六根終於意

三昧

三昧出釋氏書乃梵語也此云調正直又云正定亦云正受圭峯疏云不受諸受名為正受又遠法師云夫稱三昧者何專思寂想之謂也思專則志一不分

徹
想寂則氣虛神朗氣虛則智恬其照神朗則無幽不

諸趣

張湛列子注云龜龍甲麟之宗麟鳳毛羽之長爰逮
蛭飛蠕動皆嗚呼相聞各有意趣佛經以蚊蚋小蟲
之屬名曰諸趣本此傳大士諸趣云若欲見佛看三
郡田宅園林處處停或飛虛空中擾擾或擲山水口
轟轟或身腰上有燈火或羽翼上有綦箏或鑽木孔
為鄉貫或徧草木作窠城或轉羅網為村巷或卧土
石作階庭諸佛菩薩悉如是只個名為舍衛城

夢說

釋氏經曰夢有四一曰四大偏增二曰舊識尋遊三曰吉凶先兆四曰無明熏習熏習字最妙今本作重習非也草木子曰夢之大端二想也因也想以目見因以類感舉世皆夢也夢夢也不夢亦夢也夢乎夢不夢乎不夢是故得失蕉鹿也物我胡蝶也榮枯黃梁也情感巫峽也

真丹

王半山和俞秀老禪思詞曰茫然不肯住林間有處即追攀將他死語圖度怎得離真丹○漿水價匹如

閑也須還何如直截踢倒軍持羸取瀉山○此詞意勸秀老純歸於禪住山不出遊也真丹即震旦也軍持取水瓶也行脚之具踢倒軍持勸其勿事行脚也瀉山和尚欲謀住山曰此山名骨山和尚是肉人骨肉不相離言人不當離山也皆用佛書語漿水價也須還則用列子五漿先饋事

真如之義

馬祖曰真如有變易豈不聞善知識能迴三毒為三昧淨戒能迴六賊為六神迴煩惱作菩提迴無明為大智錢起贈懷素詩云醉裏得真如劉禹錫詩心會

真如不讀經

闡士

李太白詩衡嶽有闡士五峯秀真骨闡士開士皆僧之稱

仙詩

衢州爛柯橋斷碑詩止存二句薄烟冪遠郊遙峰沒歸翼傳以為古仙句

仙衣

仙女天衣有金鏤單絲錦縠銀泥五暈羅裙

見許老翁傳

仙家寶玩

仙家三寶有碧瑤杯紅蕤枕紫玉函

水田衣

袈裟名水田衣又名稻畦帔王維詩乞飯從香積裁衣學水田王少伯詩手巾花氎淨香帔稻畦成袈裟內典作芻芻蓋西域以毛為之又名逍遙服又名無塵衣

影壁

楊惠之塑佛壁為天下第一郭熙見之又出新意遂令巧者不泥掌今云泥林止以手捨泥或凹或凸乾則以墨隨其形跡暈成峰巒林谷加之樓閣人物宛然天

成謂之影壁

江淮名山圖

遠公畫江淮名山圖而畫譜寶鑑竟不知遠公善畫也慎謂晉人無不文藻風韻遠公禪學之外能畫工詩又註詩經是僧而兼儒也殆隱於禪者歟

僧寺之多

南朝四百八十

唐詩北魏一萬三千見通鑑

仁祠

漢書明帝紀以助仁祠伊蒲之供仁祠僧寺也伊蒲供齋食也皎然詩仁祠當絕境明牧躡靈蹤又陳世

凋亡後仁祠識舊山

五精舍

佛國五精舍一給孤園二靈鷲山三獼猴江四菴羅樹五竹林園帝蘇州詩萬木叢雲出香閣西連碧澗竹林園

太極泉

宋孝武帝大明七年赦詔文曰思散太極之泉以福無方之外太極之泉不知何語後閱酉陽雜俎仙藥有太極泉蓋神漢盎漿之類也宋齊六代文人每好用僻事例如此

多根樹

佛經云西域多根樹蔽芾而婆娑東西南北中五方不相見國中有媼女求偶者衆多初有一男求女約中枝會復有四男子亦欲求之宿女亦以言許東西與南北各各抱被去至曉女不來東枝即唱曰旭日先已出農夫向田去妄語既不來可捨多根樹西枝即吟曰彼妙必然來定是不妄語如何旭日光急速現下土南枝男歎曰旭日光已出農夫早向田我等如癡羊一夜受凍眠北枝男賡曰我等沒巴鼻只為求他妻今遭寒與凍各各被他迷中枝即泣曰我不

憂已身一夜寒凍情但恐多根樹枝葉不復生樹神聞而笑曰汝勿憂外事但憂身事急樹枯生有時欲苦無停息

八角磨盤

朱子語錄云人謂楊億通禪學者以其有八角磨盤之句耳按北澗禪師偈云六月一日前萬象森羅替說禪六月一日後八角磨盤空裡走今朝正當六月一無位真人赤骨律金毛師子解翻身無角鐵牛眠少室十聖三賢總不知笑倒寒山并拾得楊億因演而為頌曰八角磨盤空裏走金毛獅子變作狗擬欲

藏身北斗中應須合掌南辰後

瓊枝旃檀

佛經云瓊枝寸寸是玉旃檀片片皆香比之聖賢欲無德不備喻之詩文欲無字不工也又曰擊珊瑚樹枝枝好撒水銀珠顆顆圓亦此意

白蜺嬰弟

楚辭天問曰白蜺嬰弟胡為此堂安得夫良藥而不能固藏舊注云蜺雲之有色似龍者也弟白雲透蛇若蛇者也昔崔文子學仙於王子儁子儁化為白蜺而嬰弟持藥與崔文子文子驚怪引戈擊蜺中之因

墮其藥俯而試之子儁之尸也此本淮南王安離騷傳之說而王逸述之淮與楚近安去屈未百年其說當有祖疑以傳疑可也朱文公訂楚辭以其怪誕而刪之余謂存之亦有益於教何也王子儁世所稱神仙也既已成蜺變化而猶不免戈擊之難則世之學仙何為者耶

東坡詆佛

東坡議學校貢舉書斥士大夫主佛老之為非又策別云天子有七廟今又飾佛老之宮而為之祠固已過矣又使大臣兼官以領之歲給費以鉅萬計此何

為者其言與佛骨表何異又作勝相院記謂治其學者大抵設械以應敵匿形以逃敗窘則推墮滉漾中不可捕捉如是而已矣此數句盡古今禪學自欺欺人之病然東坡於禪學深入冥契而其言如此何也蓋其與世不合姑以消其不平莊子云因之以曼衍所以窮年也殆東坡之謂乎又賀坤成節表放億萬之羽毛未若消兵以全赤子飯無數之緇褐不如散廩以活飢民

太史升菴文集七十三卷



